

“狮子山”镜像与青春岁月的交响与变奏

——读骆平长篇小说《野芙蓉》

黄静姝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 骆平的《野芙蓉》是一部书写成都地域和高校故事的类型小说。作品以地域风景书写为表述策略,勾勒时代变迁与岁月沧桑,以“复杂的动态”形塑都市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用“简单的深刻”讲述时代洪流之中的“高校故事”,在爱与青春的交响与变奏中考察人性之本真,演绎感人至深的青春成长之和谐乐章。作者以写实与浪漫共融的手法绘刻特定时代语境中的生活镜像,对日常生活的客观性与青春成长的隐秘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个性化书写,通过日常叙事展开故事情节,借助风景书写呈现现实社会,利用人性考察升华作品主题,从文学的视角审视人性和社会现实,彰显出作者思索人生与观澜世事的创作路向,具有极强的关怀意识和担当精神。

关键词: 《野芙蓉》; 高校故事; 都市风景; 青春成长; 人性考察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25)10-0089-08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25.10.011

"Lion Mountain" Image, and Symphony and Variation of Youthful Years: On Luo Ping's Novel *Wild Hibiscus*

HUANG Jingsh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Luo Ping's novel *Wild Hibiscus* is a genre novel that depicts stories about the Chengdu region as well 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work takes the writing of regional scenery as an expressive strategy to outline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years, shaping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urban society with "complex dynamics", telling "stories abou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torrents of the times with "simple profundity", examining the truth of human nature in the symphony and variation of love and youth, and interpreting the harmonious movement of greatly touching youth growth. The author uses the technique of integrating realism with romance to depict the mirror image of life in the context of a specific era, conducts personalized writing on the objectivity of daily life, the secrecy of youth growth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unfolds the story plot through daily narration, presents realistic society with scenery writing, sublimates the theme of the work by investigating human nature, examines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s the author's creative direction of thinking about life and observing the world, which shows a strong sense of care and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收稿日期:2024-11-07

作者简介:黄静姝(2000-),女,甘肃武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Keywords: *Wild Hibiscus*, stories abou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rban scenery, youth growth, investigation of human nature

引言

毋庸置疑,学者写作是当下文坛的一种重要现象。由于写作者兼具“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在创作中能够将学术研究的逻辑思维和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以合适的、知性的向度开掘文学创作的新路向,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之间的互动与交融。然而,深入剖析当下的学者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被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牵着走,停留于新闻化、纪实化的表层写作,缺乏对生活的深入开掘与提炼;沉溺于知识领域的权力叙事套路,人物标签化、符号化,情节奇观化、荒诞化,导致趋于模式化的隐喻写作。”^[1]同时,在越来越关注个体经验的当下,学者型作家也将落脚点放在了个人更熟悉的环境和领域,文学创作趋于展现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正如洪治纲所说:“这些作品不仅在故事营构上具有极大的类同性,对高校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也过于脸谱化、戏谑化,而且非常突出地展示了作家们对当今高校教授生存状态及其内心困境的浮浅认识。”^[2]

骆平的文学创作毫无疑问也属于学者写作的范畴,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却呈现出与当下学者型作家的不同之处。纵观骆平的文学创作历程,她以“成都”地域书写为方法,以自己熟悉的高校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置于时代洪流之中讲述具有现场感和真实性的“高校故事”,形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的现状,彰显出高校书写类型小说“生活化”的特质,开掘出一条学者写作新的路向。骆平是一位创作个性极其鲜明的女作家,“是对当下中国人生存状况进行着‘诗性思维’的女性思想者”^[3]。她的长篇小说《野芙蓉》以写实与浪漫共融的手

法绘刻特定时代语境中的都市镜像,对日常生活的客观性与青春成长的隐秘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个性化书写,通过日常叙事展开故事情节,借助风景书写呈现现实社会,利用人性考察升华作品主题,彰显出作者思索人生与观澜世事的创作路向。正如作家杨红樱在封底语所说:“对成都这座城市的热爱,以及对高校生活的熟稔,这两种斑斓繁美的叙事视角相互叠加,超越了既往文学史上的青春想象与爱情经验,可以视作一次颠覆传统创作模式的成功创新。”作品以形塑日常情境为叙事路径讲述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以书写地域风景为表述策略,呈现时代变迁与岁月沧桑,在爱与青春的交响与变奏中考察人性之本真,演绎感人至深的青春成长之和諧乐章,彰显出作家创新文学表现技法与拓展艺术审美气格的创作倾向与价值选择。

一、“狮子山”镜像的多样态呈现

湘西凤凰之于沈从文、江苏高邮之于汪曾祺、山东高密之于莫言,都是他们文学的“原生地”;“成都元素”与“狮子山”则是骆平文学创作的“原生地”。作为一个地道的成都女子和大学教授,骆平熟悉成都的“狮子山”,熟悉大学校园,故而把“狮子山”镜像衍化为生活记忆的书写符号。她在《我想和你谈谈狮子山》中曾这样说:“这座名叫狮子山的缓坡,算是成都平原海拔最高的地方。我在一岁左右,跟随父母来到这里。一所大学沿坡而建,校园被四面八方阡陌纵横的田野簇拥,一条漫长的铁轨蜿蜒而过,穿山越岭,去往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我幼年的睡眠浸淫在尖亢的鸡啼、鸟鸣与火车的笛声里,不知为何,深夜经过的绿皮火车总是带着无法言说的落寞,那单调的笛声与车辙声在寂静的夜里愈发宏阔,宏阔里藏着深深的寥落。”^[4]日本学

者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5]10};曹文轩亦认为,“风景”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为人物提供活动的环境、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参与故事、衬托人物的心情”^{[6]286},是充满物质感和美感的客观存在。“狮子山”作为骆平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不仅是作者笔下成都的重要地标,也是她灵感生长的故乡,更是她精神皈依的家园。这里如画的自然风光,这里弥漫的烟火之气:开花的树,起伏的缓坡,静默流淌的水,天空里的云团,泥土溢出的气息,世俗的人与庸常的事……构成骆平认识现实的“装置”和表现生活的“原风景”。

在《野芙蓉》中,骆平聚焦于“成都”、特别是“狮子山”的地域风景,把“千姿百态的风景与纷繁的人和事蕴藏进书页”,以“外在人”刻绘自然景观,又以“内在人”描述生活场景,营造出庸常与诗意交融的风景话语,建构出别具特色的叙事空间和语境。张勇在封底语认为《野芙蓉》:“隔着悠长岁月,重温了绿皮火车经过狮子山时的鸣笛声。千姿百态的个人命运,让文本彰显出浓郁的影像化风格,不仅绽放出无与伦比的文学之美,亦必将是一场跨媒介叙事的互动。”在《野芙蓉》中,漫山遍野、种类繁多的花,郁郁葱葱的竹林,阡陌纵横的农田,脏乱的工人宿舍,潮湿灰黑的公共厨房,整齐的筒子楼,简陋的公用厕所等,都是极具地域色彩与时代气息的文学镜像,既有“非虚构”的真实成分,也有虚构的幻想世界元素,从一定层面拓展了风景话语的视觉效果和审美价值。

屋子里不止有蜘蛛网,还有浸水的痕迹,潮湿的墙面有霉斑,那些霉斑又不安分地蔓延出了各式各样的图形,有的像结在树上的野蘑菇,有的像斑斓的云彩,有的像远山,有的像浪花^{[7]51}。

……经过了早晨淡淡的雾气、白昼清透的阳光与月明星稀的夜晚,那些野花盛开的山谷,那些不知名的湖泊,那些遮天蔽日的树

林,还有慌慌张张穿过公路的野羚羊,它们是那么美,美得就像是我们拥有的爱情——他对夏茭白的爱,我对他的爱^{[7]332}。

走道里光线很暗,尽头是一个很大很黑的公用空间,做饭和洗刷都在这里进行。角落里有一道门,通往外面的公用厕所,厕所是由麦秸和泥灰糊起来的四堵墙,男女厕所之间用一道布帘分开,由好几幢房屋的住户共用,厕所后面是一个猪圈,用食堂里的残羹冷炙养着好几头猪,过年时杀掉,再供给食堂,可谓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厕所的简陋与肮脏倒是跟乡村极其相似^{[7]52}。

显然,骆平选取记忆之中的生活印象作为书写对象,以写实手法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风情,于故事叙述过程之中勾勒时代风貌,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性和画面感。正因为作者怀着对成都的热爱之情追忆青春岁月,记忆才如此真实,让读者沉浸于其中。那个年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优美的自然景致,才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勾起读者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作品中还有这样的描写:

从师大的后校门出去,通往铁轨的一条土路两旁,有两三家茶馆。一律都是极其简陋的红砖房,简易的篷布底下就是露天茶馆。清一色的竹制桌椅,只有茉莉花茶与绿茶两种。到了中午,茶馆提供面食,也是两种,素面和炸酱面。

成都人喜欢坐在茶馆里,盖碗茶、报纸、闲谈,人在暖烘烘的太阳底下慵懒地伸展开来,宛如被阳光浸透了的棉被,抑或是在沸水中重新开放的茉莉花,是连骨节深处都透着一股子舒服劲儿。这样松散着、恣意着,一天也就无形无踪地过去了^{[7]262}。

作者不紧不慢地描写成都人喝茶的生活场景,如同一幅民俗画展现出成都人惬意慵懒的生活状态,充盈着一种久违的烟火之气,构成了小说故事叙述的生活底色。又如作品中描写的过年之情景:

腊月二十九,我奶奶动手蒸上一大屉年

糕,里面有白糖、猪肉、红枣、核桃仁,香浓油腻,吃上一块,一天都不会饿。大年三十吃饺子,韭菜馅儿的、胡萝卜馅儿的、芹菜馅儿的,好几种。大年初一炸酱面,肉末里加上香菇丁冬笋丁木耳丁,用脸盆盛装,一盆一盆地端上来^{[7]62}。

这是一段很有时代代入感的情境再现。在作者记忆中,成都传统饮食,特别是过年吃饭的情景如此清晰而又熟悉,散发出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年代感,现实风景也从“影像化”进入“生活化”,并成为作者描述的一种场域。从这个角度来看,骆平以“狮子山”为写作之原点,框定成都作为风景书写的“场域”,并与高校故事叙述建立表意上的对话关系,建构作品之中人物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赋能“风景”一种历史感与当代性,创设出一条都市书写和高校叙事交互并置的叙事路径。

二、高校故事与“爱”的交互式表达

骆平的《野芙蓉》既没有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也没有硝烟弥漫、气势如虹的战争场面,而是聚焦“高校”讲述平凡的爱情故事,于日常生活中展现普通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叙写特定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正如作者所说:“《野芙蓉》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抑或说,是一种真实的虚构。它是若干碎片、无数身影的聚合。她的好看如世说新语般传奇,耐品似逝水年华般细腻,动人出自悲天悯人的情怀。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有我身边的朋友、同学、邻居以及路人甲乙丙丁的影子。所有这一切,在经历了光阴的浸染与沉淀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8]作者通过平凡人的普通生活经历,以现实与浪漫相融合的笔触叙写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观澜世事的繁华与沧桑,考量生命的高尚与卑微,书写爱的真谛与青春的本真,表达一切终究归于美好的愿景,氤氲着人间烟火的温静与诗意的质感,透射出平静、温情与“生活化”的艺术气质。

四十年前,史佑出生于远离成都、远离师大的洪雅县的一处乡村。八岁以前,她生活贫寒,是个寂寞的小女孩,梦想是“去成都,讲成都话,吃成都菜,永不放牛”^{[7]48},她爷爷从部队转业后到师大食堂工作,成为住在成都并且有户口的成都人。后来,她爸享受到20世纪80年代的接班政策,在爷爷退休后以教工子女的身份被招进师大,举家移居成都,获得了正式的工人编制,她也因此成为师大附属小学的借读生,从此开始了乡下孩子在城市的生活。在懵懵懂懂的青涩中,史佑对玩伴程国庆产生了爱慕之情:“就从那时开始,他变成了种在我心里的一棵树,生根、发芽,渐渐生长,直至枝繁叶茂。树木的生命比人类更长,换言之,爱情比我的生命更加久远。”^{[7]201}在史佑心中,她与程国庆、夏茭白三人之间,有着生长于青葱岁月的美好友谊:“程国庆是一道光芒,照耀着我,让我越过长满雪松与白桦树的原野,跋山涉水向他奔去。而夏茭白,她是开满七里香与野菊花的春天,芳香而温暖,我就像被她拯救的那只受伤的鸽子,安然无恙地栖息其间,在她的掌心里熟睡。有了他们的存在,我的眼前是透亮的,连空气都发着光。”^{[7]149}虽经历了无数的生活波折,“有情人”最终还是没能成为眷属,无知无畏的少男少女只是给自己青春岁月留下了一段特别的记忆。似乎应验了“防火防盗防闺蜜”这句话的真实性,程国庆与夏茭白缔结连理,青春时光与美好爱情被现实的汪洋大海埋葬;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夏茭白在生下程青书三个月之后,在手术麻醉时意外去世。对与错、爱与恨都没有意义,美好都已幻灭,生活的无奈与生命的无常是如此的真实。而当史佑与程国庆准备开启新的生活,“原本约定7月27日,在他生日那天,去民政局领结婚证”时,程国庆却突然消失。直到十三年后,史佑在程青书带领下来到程国庆墓地,才知道其中的缘由,“他情愿在我眼里做一个辜负了我的男人。他情愿我误会他、恨他、鄙视

他,也不愿意连累我,让我在思念与哀伤中过一辈子”^{[7]358}。一段爱与恨交织的青春岁月就此落下帷幕。

另外,《野芙蓉》还叙写了程青书和史佑之间复杂的情感。程青书较早失去母亲,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这种穷困不仅是在生活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尽管他名义上有父亲,可是父亲很少在家,总是“在路上”,而陪伴他更多的是史佑。史佑用心抚养他长大,不但照看他的身体成长,也关注他的精神世界。显然,由于母爱的缺失,史佑成为了程青书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依赖;这种耳鬓厮磨的陪伴,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畸形的情爱:

我是要跟史佑在一起的,我爱她,在我眼里,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美好的女人。我像爱妈妈那样爱她,也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她。她满足了我对女性的所有情感需求^{[7]324}。

毫无疑问,她是最爱的人,不是那种肉欲的、腥气的感情,不是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人的爱,也不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爱,而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最重的依赖与最深的景仰。在这个世界上,史佑代表着一切的美好与善良,她是人类呈现在眼前最动人的一面^{[7]365}。

当然,作者对这种畸形情感也没有表现出鄙夷和抛弃,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以宽容的态度做出理性的处理。“在我离开以后,这个小小的少年,承受住了父母双亡的事实,也承受住了一段灰黑的初恋,最后,他甚至连我都失去了。他失去了这么多,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像一棵树一样茁壮。我只觉悲喜交集。原来,我们是在世界的两端,无比坚强地度过了最为悲伤的岁月。”^{[7]371}直至程青书遇到茉莉之后:“她的眼神明亮,下巴微扬,神态从容,浑身散发着一股嚣张肆意的青春。”^{[7]379}他被茉莉的坦诚、通透吸引,“他与茉莉,一个担得起清风明月与草长莺飞,一个藏得下万丈光芒和星辰大海”^{[7]390}。最终过上阳光的生活,收获了幸福的爱情。

此外,《野芙蓉》中还叙写了季老三对史佑的暗恋与占有。在儿时的玩伴中,史佑爱着程国庆,而季老三暗恋着史佑,正如小说中所写:“如果说,程国庆是一座火山,安静时山色壮美,爆发时岩浆喷发,季老三则是一团幽微的烛光,没有充沛的光与热,但温淡平和、暖意洋洋,在暗夜里散发出恒常的一点微光。”^{[7]85}因而,当史佑得知程国庆与夏茭白结婚消息时候,当季老三明白史佑爱着的人是程国庆的时候,两颗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继而演化为一种肉欲的放纵,也宣告了他们之间纯真友情的结束;直至后来在美国,最终因季老三的冲动,两人成为从此永不相见的陌路人。

从叙述策略来看,《野芙蓉》采用了“内视角叙事”的叙事方式架构故事情节。骆平没有滥用“第三者的叙述口吻”,而是选取“独白式”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采用表述视角互换、叙述者嵌入式体察的二元叙事策略,确立了史佑与程青书两个叙事主体,用交替叙述的方式推进故事,在故事剥离中阐释相关情节,很多内容通过不同叙述视角相互补充,建构了一种彼此呼应的“和声”关系,使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节奏具有贴近感和亲切感,体现出作者叙事的从容性和稳定性,具有强大的叙事张力。从叙事层面来看,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单一叙事模式,而是采用“复调”的文本结构形式,交替叙事对象并切换叙事时空,采用社会叙事、风景书写和情感话语等多重话语,从而使各个情节之间彼此独立又相互呼应,构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本情境,让小说具有了“复调”的审美特性。此外,《野芙蓉》还采用了时空交叉的叙事方式,从追忆往事与再现现实两个维度勾连两代人之间的故事,史佑是整个小说的中心人物,她是作品叙事的主视角,主要是回忆过去的事情,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展开都是通过史佑的叙述完成的;而从程青书的视角进行的叙事,又是对史佑叙述的补充,重点交代当下发生的事情。

基于此,那些被历史风尘淹没的往事就在文字中逐个还原,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亦在故事中复活,那份令人动容的爱情也就触及到读者的内心。

约翰·伯格曾说:“写作不过是去接近所写经验的行为。”^[9]¹⁹ 骆平采用日常叙事的书写路径演绎生活现实,以人物复杂情感纠葛展开故事情节,是对小说叙事策略的个性化创新。作者植根于自我的生活和日常的社会,在熟悉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寻觅具有生活质感的写作元素,以普通人平凡的人生历程追忆逝去的岁月,致敬青春的美丽和伤痛,彰显普通人真实而纯粹的生活样态,实质即为一种经验之上的写作实践。

三、青春岁月与人性的精神性互构

“成长”作为文学重要的母题之一,起源于德国,之后流行于欧美,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秀传统。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维兰德的《阿迦通的故事》、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都可视为该主题的代表性作品。纵观这类作品,都是在时间的维度中描述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追溯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表达主人公的人生感受,昭示主人公性格塑造的过程,由此拓展了文学叙事的空间。在国内,茅盾的“蚀”三部曲建构出成长小说“幻灭—动摇—希望”式的典范,将个人成长与“非常态”历史背景相勾连,以个人的成长经历为社会历史的变革作脚注。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曹文轩的《草房子》、路内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冯唐的“北京”三部曲(《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北京,北京》)等一批新作品,才打破了这种“程式化”的模

式,开创出成长小说的新局面,使当代成长小说更加多元化。新时期以降,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王朔的《动物凶猛》、苏童的《少年血》、刘玉栋的《月亮舞台》等作品,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内涵。审视关于“成长”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同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面向,不只简单指涉个人的成长问题,而是与时代演进、国家民族发展变化深度关联,能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的精神风貌和生存困境,因而具有更丰富的主题指向和更深刻的价值内涵。

以此切入对《野芙蓉》题材类型的界定,则可以视为“另类”的“成长”小说。作者虽然叙写了程青书青春幻变中的真实生活,通过他的现实遭遇与情感纠缠,演绎青春少年的懵懂、骚动、挣扎与不安交织的本真样貌,于精神的层面透析成长之中的人性之变,完成了“青春”与“成长”的主题勾连。但是,骆平并没有只是单纯书写青少年的成长,而是从更宽泛的角度切入对“青春”与“成长”主题的书写,既从程青书的角度关注青少年身体与心灵的突围与回归,也从史佑的角度聚焦成年人对于感情的拥抱与撕裂,因而具有更深广的表现力。“阅尽这世间的细雨落花、山河辽阔,然后将彼此携手到底写进人生的结尾。”^[7]³⁹⁹“趁青春还在,时光不老,岁月静好,希望你们用尽全力去爱护彼此,山高路远,总会有人,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你而来。”^[7]³⁹⁶ 有人称这部小说是“一部属于女性的心灵成长史”,骆平基于“情感表达”与“精神解构”交互并置的表述策略,从“情感记忆”与“伦理困境”的视角创设体察人性的窗口,以“青春”与“成长”的名义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从欲望书写视角剖析人性是当代文学显著特点。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罍粟之家》等,都将欲望作为简单而热烈的生命本能进行审视。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把知识分

子的欲望生长与精神蜕变紧密联系,探寻一种能够帮助人从欲望中突围的精神力量。从骆平文学创作的实践来看,借助错乱恋情书写人性并非《野芙蓉》首创;无论是《锐舞派对》中苏画、林梧桐、维嘉、雅子四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还是《迷乱之年》中俞清川与花满城之间的情感挣扎与纠结,抑或是《真的爱你》中女教师陶景言与男家长何隼城的错乱与苟且,以及《爱情有毒》中蔡惜为情感自由而不顾一切的追索与放纵,都是以婚姻或者感情书写表现现代都市人的人性异化,折射出作者对现代都市人性问题的极大关注与深度表现。在《野芙蓉》中,一方面,作者借助史佑这一知识女性形象独特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运,再现当代女性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和心灵历程,真实呈现特定时代中爱的真谛与青春的本色,彰显人性的原始本性与现实异化。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现代人欲望与精神的较量呈现人性的本真,演绎欲望放纵与情感颓废中的荒诞,表现欲望背后隐藏的生活窘境与情感困惑。作品不仅刻画出焦鸿君教授学术的高深和生活的拘谨,也叙写了夏教授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失范,体现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和现实生活的另一面。而且,作者也通过史佑与程青书之间的情感变化,探寻欲望表达的另一种形态:欲望不仅受制于感性的控制,也遵从理性的指引。

“美”与“善”的价值取向是骆平文学想象的重要内驱力,也是她诠释人性的主要向度;骆平不破坏美的存在,也不阻断善的延续。从更深层次而言,骆平基于对当下社会危机与现实困境的体察与思考,带着善意与美好书写青春与成长,从而完成展现人性与考察人性的文学诉求。作品通过史佑与程青书的成长历程叙述,彰显青春与爱的时代性特征,提供了人性书写新的路径与可能空间。雷达认为:“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10]4}在《野芙蓉》中,作者穿行于感情和伦理之间,

理性呈现两性的多角恋、多元之爱的复杂关系。对于史佑而言,她爱着程国庆,是青春少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然而,她又与季老三有了情与欲的合流与放纵,以此结束对纯真爱情的追寻。同时,她还与程青书之间有一种超越了母子、混合着异性的复杂感情,“我真正爱上了他,爱上了这个叫做程青书的孩子。我爱他,他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是一个独立有趣的个体,而不是程国庆的替代品”^{[7]280}。对于程青书而言,他对史佑的感情已经完全超越伦理制衡的界域,混杂着更复杂的情感,并且明显呈现出一种富有母爱特质的色彩。显然,程青书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源于自幼失去母爱的呵护,是一种畸形的感情形态。不难发见,骆平确实已经找到了书写人性的一条路径,她以情感的复杂性阐释人性的多元性,体现出作者反思人性的创作取向,是一种充满人性与根性的写作,是一种具有温度和情怀的写作。

作为女性作家,骆平的小说于既定时代背景之下叙述人物的人生经历,书写男女感情又不囿于情爱,而是以青春与爱之名义进行人性考察,无论是史佑对程国庆的暗恋还是程青书对史佑的爱慕,都展现出青春与爱的本性。为了更真实体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作品中多次出现了史佑的独白,如她来到成都初见程国庆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从一道炫目的光芒中降临人间”^{[7]54}。之后,在她对程国庆产生朦胧爱意的时刻:“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我最初的爱。爱是一场奇迹,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让程国庆这个人,以及他周遭的事物,都变得光芒万丈。”^{[7]110}但听闻夏茭白和程国庆结婚的消息时,原本满怀期待的她犹如晴天霹雳:“好几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考上大学后的那个夏日,在炎热的梧桐树下,我伤心欲绝,时间就像停止下来,整个世界只剩下烦嚣的蝉鸣。日光刺目,我睁不开眼睛。当时的我,以为这一天永永远远都过不去了,它就像是一道万丈深渊,无论如

何,我都跨不过去。”^[7]²²⁷凡此种种,不仅刻画出人物在特定时刻的心理活动,也显示出小说人性书写真实性和客观性。

四、结语

有评论家说:“四川作者大多敏感,感悟力很强,内心好像都比较脆弱。这跟北方人构成了非常大的不同。路遥的作品充满高原文化气质,充满英雄的激情,受苦难但要战胜苦难。陈忠实所代表的平原文化也很突出,缺乏高原文化的浪漫情调,诗性气质。川地文化气质灵动、细腻,有迷乱感,倾向对琐碎的感观体验的宣泄。”^[3]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都女子,骆平凭借女性细腻而敏感的感受力,从自己熟悉的高校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入手,以地域风景书写为表述策略勾勒时代变迁与岁月沧桑,以“复杂的动态”形塑都市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用“简单的深刻”讲述时代洪流之中的“高校故事”,在爱与青春的交响与变奏中考察人性之本真,演绎感人至深的青春成长之和声乐章。作品中既

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也有柴米油盐的琐碎;既有爱而不得的痛苦、昙花一现的相守,也有漫长的对抗和执念后的释然与坦然。正如阿来在《野芙蓉》封底语所言:“骆平的创作是个人史与社会史、形而上与形而下、庸常与诗意、殉道精神与日常乐趣的交汇与碰撞,这既是对历史与当下的整体把握,更是对世界与内心疆域的隐秘凝视,这种兼具个体审美特质与抒情共同体建构的创作旨趣,注定会在现实主义文学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她以日常叙事展现两代人的命运遭际,以抒情化的笔调对爱和青春作出个性化书写,从文学的视角审察社会现实和人性,彰显出作者观澜世事与思索人生的创作路向,具有极强的关怀意识和担当精神。概而言之,骆平的《野芙蓉》以“狮子山”镜像与青春岁月的交互与并置展现社会与生活的真实,寻绎人性复杂的、可能的存在形态,不仅彰显出作者开阔的创作视野和独异的艺术才华,也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表现能力。

参考文献:

- [1] 王姝. 转型社会与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创作[J]. 文学评论, 2017(4): 187.
- [2] 洪治纲. 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J]. 中国文学批评, 2015(4): 8.
- [3] 雷达. 那些年轻的新生的力量: 四川省青年作家罗伟章、冯小涓、骆平研讨会纪要[J]. 当代文坛, 2006(2): 137-138.
- [4] 骆平. 我想和你谈谈狮子山[N]. 北京晚报, 2022-08-05(19).
- [5]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 赵京华,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 [6] 曹文轩. 小说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7] 骆平. 野芙蓉[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
- [8] “狮子山”上的白发先生与青葱少年[N]. 华西都市报, 2022-08-05(13).
- [9] 约翰·伯格. 讲故事的人[M]. 翁海贞,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雷达.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 上卷[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孔明玉)